

是编者据《新唐书·贾至传》中“肃宗新得陕，且惜去荣材，诏贷死以流人使自效”的后一句所加。进一步证明《全唐文》中《谏贷死以流人使自效疏》是摘自《新唐书·贾至传》。所以说，唐文中实际上只有贾至的“表”，根本不存在李至的“疏”。清编《全唐文》之所以把一文误作两文，又误冠上李至之名，主要原因是编写人员多，选文数量大，难免一文重选，统编时又未能校出。李至其实是贾至的笔误，否则略有知识的人决不可能从贾至传中摘出文章，却署上李至的名字。

作者工作单位：大连图书馆

顾苓生年确证

冯保善

顾苓，字云美，江苏吴县人。藏书家。善隶书，工篆刻，精于鉴别金石碑铭。擅作诗，有《塔影园稿》传世。亦能为曲，据别本《传奇汇考标目》著录，他还曾创作有《宿香亭》传奇，演张浩事。

关于顾苓的出生年代，有关传记材料无明确记载，今人周妙中《历代曲家年里字号室名综表》（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曲苑》第一辑）于此也仅称其为“明末清初人”。《中国藏书家辞典》于此也付阙如。其实，顾苓的生年可以确证，卒年也可以大致断出。

近读方文《螽山集》，于其中《续集》卷四，得见《为顾云

《美六十寿》诗二首，诗云：

年少相逢古剑池，亭亭玉树吐华滋。那堪甲子须臾过，偏在乾坤板荡时。老入旧京歌黍稷，冷棲荒刹近茅茨。莫言后辈无知己，争诵先生六十诗。

旅食僧厨不自供，萧然瓢笠与孤筇。周秦缪篆人争乞，韩蔡分书众所宗。灵谷搜梅寻断碣，生绡画鹤上高松。虽云户小难胜酒，初度无能买一瓮。

前首诗写自己与顾苓少年相交及以后遭逢乱世、又遇鼎革的尴尬，既抒发了作为遗民所特有的离黍之悲，又劝喻故人知己不乏，聊可自慰。次首诗则描写了顾苓寒苦的生活与其酷嗜隶篆碑铭、创作有成的景况。不过，这两首诗的价值更体现在它为考证顾苓的生年提供了确凿堪信的证据。《龠山集》编诗多以系年，据编年知此诗创作于康熙七年戊申（1668），是年顾苓六十寿辰，按旧时习惯以虚龄算，前推五十九年，顾苓应当是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其卒年当在1668年之后。

《龠山集》的作者方文（1612——1669），又名一来，字尔止，江南桐城人。明天启年生，崇祯三年（1629）入复社。入清不仕，以作诗自娱，并以此名家三十余年。好交游，尝漫游四方，漂泊江淮。方文与顾苓初始交往，见于《龠山续集》卷四，与上引诗作同年，另有《戊申元旦苏州顾云美、嘉兴朱子葆、赣州曾止山、绍兴吴平露同集哺雏轩分赋》一诗，诗云：

我所怀人各一方，今春何幸得同堂。虎丘公讌年犹少（自注：崇祯辛未与云美社集虎丘，今三十七年矣），
鸳水重游鬓已苍。塞出庐龙成旧雨，路分苕霅感新霜。
萍踪会合非容易，日日相遇醉不妨。

由诗中作者自注可知，方文与顾苓相识订交于崇祯四年辛未（1631），时方文二十岁，顾苓二十二岁，可谓“年少”相逢。既为老友，加之民俗颇为重视的六十六寿，方文不会弄错，何况，如

其诗中所云，既然后辈知己“争诵先生六十诗”，可见为顾苓六十寿辰献诗的当不止方文一人，作为一种“集体”祝寿活动，这更增加了此一记载的准确可信程度。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肯定性的结论，即顾苓的生年，当为1609年，其卒年，当在1668年以后。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古籍出版社

沈德潜著述五种考略

宋平生

清代诗人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人（今吴县）。一生沉浮科场，补诸生后，历岁科试三十余次，乡试十七次，直至乾隆四年（1739年），始中进士，时已年近七十。清高宗称其为“老名士”，召对历代诗歌源流及兴衰，大受奖掖，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历史上，很少有哪位诗人能象沈德潜那样备受皇帝恩宠，他刻印自己的诗集，高宗为之撰写序文，清高宗的御制诗，则总要沈德潜替他修改，据说清高宗的御制诗中，有一些便是由他代笔的。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并根据这些观点，编成《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等诗集，对当时的诗坛影响很大。他一生著述丰富，所撰诗文集有：《沈德潜自订年谱》一卷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刊《归愚文钞》二十卷《余集》八卷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刊《余集》三十二年（1767年）刊、《说诗啐语》二卷、《归愚诗钞》